

古
新
逸
趣
闻

陈 华

古今新闻逸趣

今
新 闻
逸 趣

GUJIN
XINWEN
YIQU

席州文化出版社

古今新闻逸趣

陈 华

房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祥群

封面设计：应梦

古今新闻逸趣

陈 华 编

*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1万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5431—0019—3/G·8

书号：7495·8 定价：1.72元

自序

1985年秋天，笔者在香港考察新闻事业时，曾到《星岛日报》探访该报总编辑、省港报界老前辈唐碧川先生。没想到当笔者刚刚自报完姓名，老先生就说：“噢，陈生，我知我知。”

我？他知？他知道我什么东西？笔者心里好一阵纳闷。诸位要知道，就算把在大学新闻系念书的4年也加进去，当时刚刚30出头的笔者进入新闻界的大门也不过7年时间，正所谓“无名鼠辈”。于是断定，唐先生肯定弄错了。

“没有错吧，在大公报写新闻界趣闻的陈华不是你？”

“哦，你指那些报屁股呀，是我是我。先生见笑。”

“报屁股？可不能这么说。最近我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新闻班里任课，你文章里的许多材料我都引用了哩。如今莫说新闻系学生，就是我们圈内的许多老行尊也未必知道这些。这些东西虽说都是些零传碎说、趣闻轶事，却有经验、有教训、有历史……”

老先生一席话说得笔者有些得意，似乎这时才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没想到那些文章竟有这么大的用处。似如此与己与人与社会都有益的事儿，我何乐不为呢？笔者因此发了狠，又接连在香港大公报以及国内的一些报刊“抛”出了

一批批这样的“零传碎说”。

再说，鄙人生性爱“传话”，不管从哪里听来的“今古奇观”，转过身便以自己的“版本”绘声绘色、唾沫横飞地告诉别人。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时，因传播《梅花党》和《第二次握手》什么的，吸引过大量的听众，也招引过不少的追究和警告。有人说“陈华此人有话藏不到明天”。应该说，这评价很客观。

上大学了，读的是新闻系。在书海里遨游时，笔者发现里头又有好多好多可以和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于是，就把它记下来、剪下来；于是，又把它写成本书所收集的那些小文章，趁着上述的“狠劲”一并将它们“抛”了出去；再于是，心中一阵快感……

噢，亲爱的读者，也许这是笔者一厢情愿。反正，将这本“拉拉杂杂”的东西送到您的手中，笔者心里着实快意无比。就象一个殷勤的主妇，给她所尊敬的客人端上了一碗自己亲手炮制的杂烩面。

愿您喜欢它——杂烩面。

陈 华

1987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篇 新闻史拾零

烽烟·击鼓·马拉松·····	(3)
我国到底几时有报纸·····	(7)
奇特的宫廷“记者”·····	(9)
“新闻纸创自西人”辨·····	(11)
报纸是怎样变成今天这模样的·····	(18)
一篇用唱词写的新闻学论文·····	(21)
孙中山的一篇新闻学序文·····	(22)
报刊屠夫袁世凯·····	(29)
“开天窗”与“说不得”·····	(30)
“珍闻勾沉”勾沉·····	(32)
报史上两次“侮辱天皇”的事件·····	(33)
“正误表”“密电”及其它·····	(35)
35年前一桩报纸公案·····	(39)
“黄孩子”与“黄色新闻”·····	(45)
记者的节日·····	(47)
遑遑新闻古今谈·····	(48)

第二篇 新闻圈人物

大小马礼逊·····	(59)
------------	--------

长不过梁启超的“社论”和“序”	(60)
章太炎好用冷典怪字	(62)
陈范与《苏报》案	(63)
敢哭敢笑于右任	(66)
胡石庵力挽狂澜	(67)
黄远生之死	(68)
吴稚晖有没有告密	(69)
史量才因什么招祸	(70)
“兹收到成舍我一名”	(73)
自学成英才 革命献身躯	(74)
为民喉舌邹韬奋	(78)
黑格尔办报碰壁记	(82)
绝无仅有的编辑奇才	(83)

第三篇 新闻界趣辑

五花八门的“新闻定义”	(87)
报刊宗旨漫话	(92)
标点符号的故事	(94)
蛋糕做的报纸	(96)
一个人办和为一个人办的报纸	(97)
报纸的名字	(98)
一纸敌千军	(101)
“杨妹9年不食”	(102)
以短制胜的新闻	(103)
报界联话	(104)

报界奇闻录.....	(106)
美国总统与新闻界.....	(107)
西方记者的“绝活”.....	(111)
记者，危险的职业.....	(114)
不是战场 胜似战场.....	(116)
香港报业“观花”录.....	(120)
广告趣谈.....	(132)

第四篇 新闻界之“最”

中外报刊之最.....	113-137
广播电视史上的“第一次”.....	150
关于我国最早的通讯社.....	(156)
谈中国最早的小报.....	(157)
在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	(159)
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广播.....	(161)
我国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162)
我国自办电台之始.....	(163)
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塔.....	(164)
世界上播出语种最多的电视台.....	(165)
我国的新闻学书籍.....	(166)

第一篇

新闻史拾零

烽烟·击鼓·马拉松

——新闻传播之起源

公元前490年，在亚提加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叫马拉松的平原上，希腊人和波斯人发生了一场大战。最后，保卫祖国的希腊人歼灭了一万多侵略者，获得大胜。为了将这一喜讯告诉祖国人民，一位名叫斐迪辟(phidippides)的希腊士兵从战地马拉松一气跑回40多公里外的首都雅典。由于过度的疲劳与激动，战士一报完捷即倒地死去……

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说不定在我们这部小书的读者当中，还有不少马拉松长跑的运动员或爱好者哩。笔者在很小的时候也听说了这个故事。可是，当时的笔者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斐迪辟干嘛这样傻呢？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多快呀，40多公里的路程再快也要跑上大半天，这还不算，还要搭上一条性命，值吗？这个问题，一直到笔者长大了才明白，原来笔者小时候在观察问题时忽视了一个顶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历史条件。笔者忘了马拉松的故事是发生在240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人们压根儿还不知道电话和电报是怎么回事呢，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报纸和广播电视了。那时，人们传递信息的办法还只是停留在器官传播（也叫口头传播）的阶段上。或者说，是停留在报纸产生前的原始新闻传播形态中。

什么叫新闻传播？它都有些什么阶段和形态？啊哈，绕了半天，我们的话题终于引了回来。

我们说，信息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需要。它不象某些学者所说“（是因为）人有群居和好奇的本能”（小野秀雄语），或“完全是由于人类不可抑制的欲望和永远活跃着的好奇心”（约斯特语）。不管小野秀雄也好还是约斯特也好，他们实际上只说出了问题的某些表象而丢掉了它的本质。因为，人首先是为了要生存，而不是为了什么好奇的欲望。人类最早的新闻传播正是为了适应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说：地球上什么时候有了人类，传播的历史就在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它是沿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循序渐进的。

在语言产生之前，人们只能用手势，眼神或嘴里发出一些简单的声响来传递信息。让我们闭目想象：一群原始人正在安逸地生活着，他们虽然群居在一起，却各有各的活干，有的在烤吃着兽肉，有的在缝补着遮羞“布”，有的在给孩子喂奶，有的在……突然，一个原始人慌里慌张地从什么地方跑来，他对着大家一边比手画脚，一边“呀！呀！”地说着什么。然而，人们都懂了，立即撤离了那安逸的“家园”。一会儿，蔓延而来的森林大火将这“家园”一口吞没了。是的，这个想象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好听。但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原始人嘴里所发出的“呀呀”声（当然也可能是“噢噢”声、“啊啊”声或别的什么叫法）虽然简单，它却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啊！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慌里慌张跑来的原始人，不正是在发布着一条准确的火警新闻吗？他那简

单不过的“呀呀”声我们可以翻译成这样：“×里外发现森林大火，火势正以每分钟×米的速度向本地蔓延。各位母老兄弟，快撤啊！”

语言的产生是传播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使人们在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方面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甚至可以在某种场合互相交换信息，然后各种信息一传十，十传百……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语言的产生使人类的传播方式由简单的信号传递向较复杂的新闻传播跨前了一大步。国外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个时期划为人类新闻传播史的发端。象日本的小野秀雄就认为，人类最早的新闻传播形式就是妇女们到井台上汲水时聊天的形式。他将这个形式称之为“井户端会议”。

据传，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国王为了向全国各地发布消息和命令，曾派许多嗓门特大的家臣分布在各个山头上。一条消息或一道命令下来，家臣们便提起他们的嗓子，用高声呼喊的办法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这个有趣的记载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马拉松的故事，简直可以说把人类器官传播的历史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比器官传播晚些出现，却又与其长期混用、长期共存的另一种原始传播手段是器具传播的手段。据《东周列国志》里“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载道：“先王昔年（即2800多年以前）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骊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相救，又鸣起大鼓，催趲前来……”可见，那烽烟及大鼓无疑就是当时传播消息的器具。更有趣的是，在非洲有一种大鼓语，不但可以传播新闻，可以宣传法律，甚

至还可以对骂吵架。据说，当年英国洋枪队队长戈登被我国太平军打死的消息，整个埃及就是靠这种大鼓语获得消息的。器具传播的手段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如那奇妙的大鼓，谁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今天非洲的某些部落里欣赏到。在我国，烽烟告急或鸣锣求救的办法也不时在某种场合里出现。电影《鸡毛信》里，海娃为了告诉乡亲们鬼子进庄了的消息，放倒的那棵“消息树”就是典型的一例。

没有文字以前的器官传播手段，已经具有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的两个功能。横向传播，就是指某一有限的时空内向人们报告或接受某种新闻信息，然后一传十、十传百，不断地扩散开去；纵向传播，就是指人们一代接一代地流传着某种文化，或歌谣、或传说、或生产技术。但是，这里的横向传播也好，纵向传播也好，它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而容易使传播的内容走样、讹传或失传。由此可见，文字是保证传播内容稳定性、准确性的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文字一但产生，哪怕是文字的雏形——象形文字、甲骨文文字的产生，人类就及时地将它派上了传播信息的用场。俄国早期著名的政治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一部叫《没有地址的信》的著作中，就有一段很能说明我们这个问题的叙说：“有一次，他（指人类学家封·登·斯坦恩）在巴西一条河的沙岸上看到了土人所画的一幅表现本地一种鱼的图画。他于是命令伴随他的印第安人撒下网去，他们便捞出了几条同沙岸上所画的鱼一样的鱼。显然，土人在画这幅图画的时候，是想向自己的伙伴们报告，在这个地点可以找到什么鱼。”天晓得画鱼的是谁，鬼才知道这

“消息”是几时“报道”的，但斯坦恩先生的的确确得到了准确的信息。在斯坦恩先生之前（乃至之后）又有多少人得到这信息呢？这就无须去追究它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慢慢丰富和完善了文字。这就出现了我国商周之际有专人“采风记史”的时代。据载，当时“政府已设置专官，春秋二季，出巡列邦，采风问俗，归而上诸太史。”后来，宫廷里那些个“专官”慢慢亦有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这就是说，历史到了这个时候，传播的手段已经较为复杂。它出现了和我们今天编辑记者类似的专职史官；出现了和我们今天采访活动相近的“采风问俗”；到了春秋时期，更出现了孔子周游列国、编撰《春秋》之壮举。此时，尽管文明在人类史上已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但历史仍未走进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传播时代。在报纸产生之前，传播的历史仍然是处于器官传播、器具传播及初级文字传播三者先后出现，又长期混用的原始传播时代。这是一个相当长相当长的时代。

我国到底几时有报纸？

——关于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的几种说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这是全世界的新闻史学家一致公认的。但中国到底几时开始有报纸，却又令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始于唐朝，有的说发于汉

代，有的干脆说《春秋》就是我国最早的报纸。总之，我国古代报纸的“诞辰日”始终未有定论。

将报纸的“诞辰日”定得最早的恐怕要数“春秋说”。这主要是台湾学者朱传誉的意见，他认为那记载翔实的《春秋》就是我国最早的报纸，而周游列国、收集史料、整理编辑《春秋》的孔子就是我国新闻记者的祖师爷。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响应。多认为朱传誉之说过于牵强，史就史，书就书，何必硬与新闻纸乱扯鸳鸯谱。以笔者之见，如果一定要给孔子评定职称的话，也应该定他为编辑而不是记者。因为连孔子也称自己不过是“述而不作”。

持汉朝说的为数最众，这可能受戈公振的影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1926年出版以来，被新闻学界视作经典已有半个多世纪，其影响可以想见。戈公振在该著作里认为，既然中国古时候的报纸叫“邸报”，那就应该在有“邸”的朝代里去找。“邸”是汉朝分封制的产物。当时皇帝允许各地诸侯在京城设立办事处，这就是“邸”。《西汉会要》中说：“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然而，此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实物或文字记载来证明汉朝邸报的存在。于是，有“邸”不一定有报。汉朝说似难以成立。

有一个德国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报纸应起源于晋朝。可是这位学者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持唐朝说的学者虽然保守一点，但却理直气壮。原因是他们手中既有文献的根据，又有实物的依据。文献则是一个叫孙樵的唐朝人写的《经纬集》，其中“读开元杂报”一文

便生动地记载了作者如何得“数十幅书”，之后又如何证实了此“数十幅书”是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政事，乃“盖当时条布于外者”的“报纸”。可惜的是这“数十幅书”没有保存下来。我国现存于世的最早的报纸实物，则是数年前才“出土”的。1982年，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孙文芳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发现一份中国唐朝的《进奏院状》，于是便翻拍成影印件交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鉴定。经方汉奇教授研究，确认这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张夷则发往沙州（即今敦煌、安西一带）的一份手抄报纸。它比西方国家最早的手抄报纸要早六七百年。

奇特的宫廷“记者”

听说没有，有一种每天忙着采写“新闻”，却从来不见发表其作品的“记者”。这就是我国古代一种叫御史的官员。这些御史又是如何工作的呢？曾在清朝皇宫里当过宫廷女官的德龄在她的一本历史小说《瀛台泣血记》里，对此有这样的一段记叙：“做御史的人……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记录一切历史的。每天，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朝庭上各部分的设施，尤其侧重于皇帝或皇太后的日常行为（皇太后不摄政的，当然不算在内），到得晚上，便各自把当天所见到的种种情形记录在一张纸片上。”当然，“这张纸片是绝对不公